

「辛苦了，艾黛爾賈特。」

大修道院門口，大司教蕾雅親自迎接從封印之森歸來的黑鷲學級。

艾黛爾賈特剛把沉睡中的貝雷絲抱下馬車，就見蕾雅迫不及待地迎了上來。

「來，將貝雷絲交給我，我來照顧她。」

目光中隱含狂喜，蕾雅克制著興奮，伸手去接青髮青瞳、無疑融合了母親大人神力的貝雷絲，幸福得快要暈眩，連平時溫柔的聲線都高亢到顫抖了起來。

「……」

蕾雅抱住貝雷絲時，艾黛爾賈特下意識地摟緊了她的老師。

「艾黛爾賈特？」

「大司教大人，老師她……」

「沒關係，不用對我解釋，這孩子的事情我全都知道。」

蕾雅放開手，慈愛一笑。

「畢竟，她是我的……」

趁艾黛爾賈特鬆懈的一瞬間，蕾雅再度出手奪走了貝雷絲。

多年來的心願，終於、終於要實現了！

艾黛爾賈特眼睜睜看著蕾雅欣喜若狂地抱著貝雷絲遠去，咬緊牙根、握住拳頭，怒火過盛，再也無法維持身為皇族的優雅。

見主公憤怒地瞪著蕾雅，修伯特不得不出聲提醒。

「……艾黛爾賈特大人。」

察覺自己失態的艾黛爾賈特閉上雙眼，鬆開拳頭，白手套的手心部位滲出點點血跡。她面無表情地深吸一口氣，緩緩吐出，強迫自己表現出鎮定。

「修伯特，我實在……太弱小了。」

修伯特低著頭沒接話，知道主公是在責備她自己。

「我需要更多力量。」

她遠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還要渴望力量。

若有足夠力量，就不會受制於蕾雅，不用將老師拱手讓給她。

神一般的對手，是無法擊敗的嗎？

艾黛爾賈特走進大修道院，遙望著大教堂旁被巨大枝節纏繞的女神之塔，決定馬上繼位。

螻蟻之力，亦能撼動大樹。

即使一人不行，還有百人、千人、萬人……

成為皇帝後，她可以任意調動全帝國的軍隊。

韜光養晦多年，終於到了利兵出鞘的時刻。

長年存在於世間的扭曲和腐敗，就由她來一舉破除！

「臣會先安排好儀式，但繼承皇位仍需要一位教團的見證人，您不如就邀請老師吧。」

「嗯，我也是這麼打算的。辛苦你了，修伯特。」

當日稍晚，艾黛爾賈特目送修伯特乘車離去後，脫掉手套，用光之鎖治好手心的小傷。

她現在不會對老師提出要求，因為還太早，但她現在就想見到老師，越早越好。

身為黑鷲級長，有太多藉口可以想，艾黛爾賈特握住貝雷絲贈予的銀劍，邁步走向大廳。

太陽落下地平線，餘暉緩緩拉開夜幕。

貝雷絲走下大廳一樓，腦袋還有些昏昏沉沉的。

蕾雅叮囑她多多休息，千萬不要勉強自己，必要時會找人幫她代課，但她覺得不到那種程度，又很在意學生們，一睡醒就不顧蕾雅挽留地離開了。

「老師。」

貝雷絲正想聽到黑鷲級長的聲音，迅速轉頭看她。

「艾黛爾賈特，大家都回來了嗎？」

「嗯，所有人都平安無事回來了……這是戰績報告。」

艾黛爾賈特早有準備，趁貝雷絲翻報告期間，仔細觀察她因女神之力產生變化的外貌。

青髮青瞳，跟賽羅司一樣，一直以來她對女神眷屬的模樣毫無喜惡，這時候卻覺得……耐看得不可思議。

艾黛爾賈特冷靜地審視著貝雷絲，暗中肯定耐看的是老師本身。

——因為，無論老師變成什麼樣子，她都想看老師看一輩子。

「這次的第一名是老師喔。」

艾黛爾賈特發自內心地對貝雷絲露出微笑。

封印之森中的戰鬥，貝雷絲奪下了戰績第一名。

她復仇心切，使出全力去手刃殺父之敵，卻也落入陷阱，沒給學生做好榜樣。

貝雷絲垂下肩膀，神情沮喪。

「老師？」

艾黛爾賈特斂起笑容，遲疑片刻，伸手碰了碰她的肩膀。

剎那間，貝雷絲肩上竄過奇妙的酥麻感，如花朵綻放，轉瞬即逝。貝雷絲來不及困惑，強烈睡意再度洶湧襲來，蠻橫地吞沒了她的神智。見貝雷絲閉上眼睛、身形微微一晃，艾黛爾賈特連忙伸手扶穩她。

「老師，我送你回房間。」

四周有許多人圍觀，艾黛爾賈特沒有抱起貝雷絲，攙扶著她慢慢走回去。

「——好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幫貝雷絲脫去外衣，將貝雷絲放到床上蓋好被子，舒了口氣。

她抬頭環顧老師乾淨整齊、飄著淡淡香氣的房間，微微一笑，準備去熄滅燭火。

「……題。」

艾黛爾賈特停下腳步，回頭看向發出低喃的貝雷絲。

她半眯著眼，形狀優美的食指正比著某個地方。

艾黛爾賈特沿著指示方向轉頭望去，目光落在書桌上。

她的書桌也整理得有條不紊，左手邊放著一疊書，右手邊則是文具、筆記跟一份考題。

「考題……給瑪努艾拉。」

三個學級的導師會互相出考題，貝雷絲這次就是負責出金鹿學級的期末考題目。

「把這份考題拿給瑪努艾拉大人嗎？知道了，我會送去。」

「謝……謝。」

貝雷絲聲音漸漸變輕，安心地睡著了。

艾黛爾賈特對她無奈一笑，回頭拿起考題，偶然瞄見書塔上的第一本書。

《帝國兵器史》——她推薦老師後，偷偷捐贈給大修道院的書。

老師已經看到第十九冊，快要看完了。

之後找機會問問她的感想……吧？

燭光搖曳，艾黛爾賈特走回床邊，低頭注視睡得正香的貝雷絲。

穿著傭兵襯衣睡會舒服嗎？但好像沒看她穿過睡衣之類的……

艾黛爾賈特決定讓裁縫師為貝雷絲製作一套睡衣，希望趕在戰火點燃前順利送出去。

即使到時候，老師可能會因她的所作所為輾轉難眠。

「妳會……嗎？」

床上的貝雷絲沒有完全熟睡，意識保持部分清醒。

她依稀聽見級長問話，卻聽不清楚，眼皮也沉得睜不開，只感覺到級長悄悄坐到床邊，用

身體為自己遮住了光線。

艾黛爾賈特身上有股甜香，貝雷絲從來沒在別的地方聞到過。

身為老師，她當然不會為了聞香而接近級長，但級長主動挨近時，她總會感到欣喜。

貝雷絲不明白自己為何會有這種反應。

這時，等不到答案的艾黛爾賈特緩緩伸出手，碰了碰她玫瑰色的唇瓣。

貝雷絲仍然沒力氣做出反應，任由艾黛爾賈特悄然低頭湊到她臉前。

「……老師。」

艾黛爾賈特連呼出來的氣息都很甜。

貝雷絲想提醒她貼得太近了，努力掙扎著跟睡意纏鬥許久，好不容易睜開眼睛，卻見她起身熄掉燭火，離開了房間。

艾黛爾賈特看看時間，帶著考題走向尚未關閉的醫務室。途中，她抬起右手，藉清冷月光凝視撫過老師雙唇的手指。著魔般低下頭，想親吻指腹，卻在觸及前突然停住動作。寒風吹過她流露迷戀的臉頰，肩後長髮隨風飄揚。艾黛爾賈特握起手心，悄悄抓緊殘留在指腹上的柔軟熱意。抓得太緊，手心上剛癒合的小傷，再度刺痛了起來。

帝都安巴爾，皇城政務廳。

皇帝艾黛爾賈特正在閱讀軍情報告，翻頁時被銳利邊緣割破了手指。

「——聖癒。」

血珠還沒冒出來，治癒術便從天而降，艾黛爾賈特不禁揚唇微笑。

「老師，妳對這種小傷用『聖癒』，會不會太浪費了呢？」

「不會。」貝雷絲拉起艾黛爾賈特的手檢查，被她視若珍寶的艾黛爾賈特笑意更深。

「謝謝妳，老師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我要對所有幫助我實現理想的同伴道謝……特別是妳，老師。」

艾黛爾賈特握住貝雷絲的手，低頭吻上她的手指。

「有妳一路扶持照看，我才能坐在這裡，感受到這世界的美好。」

「……不客氣。」

指上傳來撩人的熱意，貝雷絲對自己在心意未明前，率先認定艾黛爾賈特是伴侶、百分百會對她的親近及接觸倍感喜悅的身體，感到十分困擾。

這時也是，不過被輕輕吻了一下，就想得寸進尺地掠取更多她的……芳澤。

不可以打擾她看書——貝雷絲克制地收回手，往後退了一步。

艾黛爾賈特什麼都沒說，只望著她，露出一臉被她拋棄、可憐兮兮的表情。

「艾爾……」

貝雷絲明明知道這是演技，卻沒辦法放置不管，再次上前抱住她。

「呵呵……老師，妳不會太縱容我了嗎？」

聽見艾黛爾賈特愉快輕笑，心中鼓譟不停的焦慮一下子平息了。

「不會。」

「妳這樣回答，也是太縱容我的表現之一喔。」

「那麼，我想繼續縱容下去。」貝雷絲擁緊她，打定主意不改對她的態度。

「老師，妳真的是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臉頰微紅，笑著反抱貝雷絲，感覺到兩人同步加速的心跳。

她從沒想過，未來有一天，可以肆無忌憚地對人撒嬌。

心中百感交集，衍生出千言萬語，最後全化為溫柔似水的單純愛意。

「我愛妳，貝雷絲。」

她深愛的人，在燃燒飛舞的紅花中身先士卒地披荊斬棘，為她開闢出嶄新道路。

戰爭結束後，又笑著回頭握住她的手，跟她攜手走進芙朵拉的朝霞。

如夢似幻的過去，是貝雷絲親手實現了奇蹟。

而充滿光輝的未來——

「艾爾。」

貝雷絲看一眼就知道她在想什麼，低頭附上艾黛爾賈特耳畔。

「我會跟妳……一起走到最後。」

艾黛爾賈特愣了愣，感覺在哪裡聽過類似的話，好像是在夢中？是誰說出口的呢？

她來不及回想，便被受她氣息魅惑的貝雷絲欺身而上，押在椅背上反覆親吻。

情熱交融之際，窗格漸漸蒙上一層霧氣。

寒意沁人的皇城庭園裡，北風越牆而過，掃落了枝頭上的凝霜。